

二之物讀餘業軍空

2

忠貞表

著 旅 于



833.0

A 48

(2)

空軍業餘讀物之二

忠貞表

于旅著

航空委員會政治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初版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宋朝理宗三年初夏的時間，江南廬陵縣的高大城雉矗立在綠蔭之上，在清朗的天空下，壯麗的贛江像一條龍從南邊的大野奔騰而來，帶着激厲的吼叫聲瀉過廬陵城下，又往那廣茫茫的北方奔騰而去。

就在這江南的一個星月輝映的午夜，伴着贛江浪濤的渾雄的拍岸聲中，有一家被封爲惠國公的文儀先生的大府第裏，在輝煌的燈光和雜亂的人影中，聽見第一聲嬰兒墮地時的啼哭，這啼哭的聲音是清脆而嘹亮的，好像一個小金鐘被一支

象牙棒子在敲響着。

惠國公文儀先生在金閃輝煌的大廳裏捋着長鬍子，喜氣洋洋地口語道：

「唔，他祖父做的夢並不虛假，聽聲音，這孩子將來一定是一個了不起的腳

色！」

是的，文儀的父親永國公在幾天以前就見有一個乘着紫雲的小嬰兒，在天空裏上下飛翔，今夜就養下了這樣一個大子的孩子。於是文儀先生就立即給他的孩子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天祥。

在這座顯赫的府第裏，天祥這個孩子像被捧珠子般的被養育大。當他快到十歲的時候，就顯出他那魁偉壯實的體格和英武的風采來。看着這孩子的成長，做父親的文儀公心裏格外痛愛。

一天清早，文儀公穿着一身便服，帶着他的孩子，附的名勝地方玉山去玩。

忠 貞 表

，路邊的小溪在歡欣地流着，溪岸上的野花正在迎着金閃閃的朝陽吐放着清幽的芳香。文儀公拉着他孩子的手，正高高興興地一邊吟着詩一邊採着野花插在他孩子的小髻上，忽然從前邊走來了一個手執「雲鏟」的怪和尚，舉起一隻手掌深深地

向文儀公打了一個躬，眼睛大大地盯着孩子的臉孔，怪聲怪氣地說：

『大善人，這個小郎將來一定是一位人傑，但并不是一家子的福！阿彌陀佛！』說着又深深地打了一個躬。

文儀公只詫異地望了望那個走遠了的怪和尚，他心裏暗暗地罵道：『禿驢，你只配替死人唸經，那要你來向我嚕蘇一頓！我孩子人傑就人傑，為什麼要說不是一家子的福？』

3
怪和尚的話對文儀公雖然不發生什麼作用，但是在天慧的孩子聽來，却給予了很大的激勵。因此，有一天，天祥這孩子跑到四賢祠（註）裏去玩的時候，瞻仰

着四位先賢凜然的塑像，心裏一半感佩一半感慨地說：

「要是我將來死後不在這裏佔個座兒，就不是大丈夫！」

歲月像是奔流的江水，急激地冲瀉去了就永不再回頭。

這是理宗寶祐四年的事：

這一年，天下才子都從各個地方趕到京城來，有的從近畿的地方來的，當然沒有什麼困難；但是有的是從嶺南的珠江流域和雲貴的蠻烟地方來的，就非常艱苦了，爬山涉水，路遠人乏，不知要經受多少辛勞才能到達這京都來。

京都，在這皇帝駐在地的宮城裏，天來得格外蔚藍，像由千萬個高明的織匠精心地織成的一幅無邊廣闊的綢緞似的；雲朵來得格外白，像發甜的乳酪般的令人心愛。你看那御河裏的流水是多麼的清，多麼的靈活；那雲母石鋪砌成的街道

（註）四賢就是歐陽文忠公，楊忠愍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

忠
貞
表

是多麼的長而闊，那大鏤石築成的拱橋，遠遠望過去簡直像是一條大虹。你看那近百丈高的城樓，百尺高的城堦，團團地圍箍住這個大皇城，那巍峨的宮殿，那金碧的樓閣，那綠樹陰影下的紅牆黃瓦，處處顯出駕臨人世的豪華和威嚴。

到這京都來的這一批才子，在一個明朗的日子裏，成羣地第一次踏進宮廷，到集英殿上參加嚴肅的殿試。看那一支支筆像遊走的龍蛇，各人在逞顯自己的奇才。高殿上門禁森嚴，殿試官們高高地據坐在大龍案上，空氣是靜穆得怕人。

在這海一般廣大的應試才子中，有一個體格特別魁偉的才子端坐在裏邊，執筆如飛，這個年青人不是別個，就是才氣橫溢的文天祥。他這個時候，已經是二十歲的英俊青年了。

8
5

文天祥在那閃爍着銳利眼光的監試官威嚴的氣度下，和這許許多多英才俊傑

的「文戰」的緊張中，他却泰然不怯地用超人的才氣在寫着一篇一萬餘言的大文章「法天不息」，針對着當前政治的弛鬆和黑暗，提出了許多驚人的改革意見；而且痛論爲了挽救國家民族的危機，非自強不息不可。

好容易殿試才結束。

主考官王應麟和其他的幾個大臣，夜間在明晃晃的宮燈下批閱試卷，很嚴謹地一篇一篇的用紅硃筆批閱着，當主考官批閱到文天祥的「法天不息」的長論時候，他忽然把桌子重重地拍了一下，他那大袍袖差點把宮燈掃落地上，大聲地叫起來：

「好文才，文天祥，你好文才呀！」

當全部試卷批閱完之後，文天祥被排列在前邊第五名。

隔天早朝的時候，在金鑾殿下主考官王應麟從大臣羣裏邊站出來，向理宗皇

帝禮部着奏道：

「今科取得有文天祥者，文章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鑑石，臣敢爲得人賀！」

理宗皇帝聽完王應麟的拜奏，心理非常高興，手捋着龍鬚，立叫看試卷。理宗一邊閱着文天祥試卷，一邊心裏暗暗地讚嘆，想道文天祥將來一定是一個扶持國家民族的大忠臣。而且他看見「天祥」這個名字，更加喜歡，「天子吉祥」，好一個中人心懷的名字，因此立即把文天祥從第五名點升爲第一名，做了今科狀元。

一點中了狀元好了得！天下都知道了今科狀元文天祥的發光的名字，朝廷裏的大小京官個個都欽佩文天祥的文才，狀元遊金街，皇后娘娘親手給文天祥的烏紗帽插上了金花，身上穿着蟒袍，腰間結着玉帶，腳上踏着烏靴，騎在駿馬上，

給光彩奪目的旗幟簇擁着遊過前殿遊後宮，遊過後宮遊宮街，然後理宗皇帝還在御花園裏設酒宴款待，把個年輕輕的文祥弄得又累又乏。

御花園裏有着雕刻得很神緻的八寶形或圓玉形的黃琉璃瓦蓋成的亭台水榭，到處都是瓊枝玉葉的林蔭，到處都是香花翠草。皇后和妃子們都穿着金珠玉環的豔裝，坐在墊着彩絨的檀香大椅上隨同理宗皇帝一一地對文天祥勸酒，這樣，忙死了太監和宮娥們，太監來回地端着鑲金的朱漆托盤，送來美餚，撤去瑤瑤或水晶石琢成的雕有龍紋的二腳鼎和高腳盤；宮娥們嬌弱地顫動着腰肢，一巡巡地在斟着最甘美的醇酒。在每一座玉拱橋上，都聚集着一隊年紀輕輕的樂手，很優雅地在吹奏着美妙的音樂；在每一幢亭台或水榭上，都有打扮得格外豔麗的宮娥一邊在翩翩地舞蹈，一邊在清脆地歌唱。理宗皇帝和皇后面朝南邊端坐着，妃子們班列靜坐在左右兩旁，文天祥和其他的幾個大臣坐在旁邊，臉孔恭朝着理宗皇

失忠

帝和皇后。理宗皇帝喜愛着文天祥，妃子們心愛着文天祥，大臣們敬愛着文天祥。

貞貞

。樂手吹奏了二曲又一曲，宮娥們舞蹈了一次又一次，酒斟過了一巡又一巡。在

忠表

這種全國歡騰的情景下，文天祥真是人間的第一驕子呵。

一直等到落日照紅了這狂歡的園林的時候，文天祥才給太監們扶上宮輿，送

回南館去休息。第二天，

大體是乙卯年間的一個故事。大清早，這離城約莫三十里的一個三叉路口，

也正當是一個溫暖的春天，

如從路旁邊一家小野店裏，踽踽着身子走出門來一個老頭兒，他手裏拿着一支掃帚

，走到路邊把滿地的落花打掃打掃，但是樣子却顯得疑疑狐狐的。他彎着腰板，

一邊掃着地，一邊咳着嗽，一忽兒又直起腰板，用痛皺的拳頭捶着腰，感嘆地

說：

「人老不中用了，像這樣好的天氣，却把老骨頭壓得發軟啦！咯咯咯……」

哎喲……咯咯咯……」

忽然他那沾滿了稀黃黏液的老眼睛，發現從不遠的路那邊走過來一個非常高
大魁梧的俊美男子，那男子踏着很穩重的步子，一步一步地往這叉路口走來。老
頭兒只一味呆呆地望着他，眼望着他快要走近來了，但是那男子偏了一個身子，
就坐到叉路口的一塊大石頭上，不慌不忙地在換一雙鞋子。

一看到那俊美的男子在換鞋子，老頭兒就愣住了，手上的掃帚不知不覺地就
掉落下來。但一會兒老頭兒就清醒過來，連忙走上去搭訕道：

「大官人，天氣還冷，請進小店裏吃點飯吧？」

「阿，謝謝，老頭兒，你貴姓？」那高大男子把鞋換過了，站起來，連忙還個

『我，我姓胡，哎，大官人，就叫我胡老頭兒吧！』

『好，胡老頭兒，就弄些早點給我填填肚子吧。』

於是那男子就跟着胡老頭兒往小店裏走，小店門是那樣的矮，那男子還要彎着腰板才能進去呢。

小店裏發散着一股股的炭氣和霉氣，灶呀鍋呀案板呀鋪蓋呀亂七八糟地擱在一起，小樑上牆上，得髒黑。

男子並不嫌小店裏的這股子髒勁，很不在乎地坐在一隻小凳子上。

他看着胡老頭兒蹲在灶前生了火，把那一小瓦盆隔夜飯倒進小鐵鍋裏，再倒進些水，讓它在鍋裏煮成稀飯。火烟充塞了店子，胡老頭兒咳嗽着，一邊捏緊拳頭搥腰板。男子也給火烟燻出了眼淚，淚珠兒簌簌地滴下來好幾顆，好像大姑娘

有什麼傷心事似的。

「咳，我老頭兒從小到老就一直活在這樣的烟子裏。我是慣了，倒沒有什麼，今天叫大官人陪着受這烟罪，心裏真有點兒難過哩！咯咯咯……哎喲……」

「胡老頭兒，我倒不打緊，就是太累了你老人家啦。」

「大官人，說那裏的話，說那裏的話……」

聊着聊着，飯就盪熱了，胡老頭兒，用一隻斷了把子的銅勺子，把熱盪盪的稀飯盛進盃裏，撒上一點碎鹽，倒上一點醋，再攝上一點香椿葉芽子，然後又從筷筒裏抽出兩隻筷子來，用油漬污爛的抹布擦了擦，放在盃口上，就恭恭敬敬地雙手端到男子的面前，說道：

「大官人，請你不要嫌我老頭兒貧相，小店裏就是一點吃的也沒有呵！」

男子連忙站了起來，雙手接過盃筷，很和藹地說：

「能吃到這樣的飯就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哪！」

常男子在低着頭吃燙飯的時候，胡老頭兒就用老眼細細地端詳着客人的英俊的臉孔和身材，越端詳越有勁，由不得用五隻手指尖搔着斑白的山羊鬍子，心裏暗暗地讚嘆道：「看模樣，確確實實是一個大人物！」

正在胡老頭兒看得出神的當兒看，男子忽然抬起頭來，看見胡老頭兒這副出神的臉孔，一邊把盃放在旁邊的小案板上，一邊笑着問道：

「胡老頭兒，你儘望着我幹嗎？」

胡老頭兒不好意思地拘束了一陣子，然後才吃吃地說：

「大官人，我老頭兒不敢隨便說話……」

「說呀，沒有什麼打緊的。」

「噫，大官人可別罵我是老糊塗，」胡老頭兒乾咳了一聲，「昨兒夜裏，我老頭兒夢見了店門外的那塊大石頭上，有龍蛻的爪子，大清早醒來就看見大官人：

……

『哈哈哈哈哈……』突然男子高高地仰起頭來很豪放地大笑了起來。

「大官人，我老頭兒可不是講笑話來給你開心的，聽着呵，大官人，我苦了一輩子啦，你將來大富大貴，一定得可憐我老頭兒呵！」胡老頭兒昏茫的老眼睛裏，撲簌撲簌地滴落兩串眼淚。

「胡老頭兒，你別難過，來日我要是真有點出息的話，是忘不了你的！」

……

「事情隔不到幾個月的功夫，那個魁梧的偉男子又路過到胡老頭兒的小店裏來，這一次可把老頭兒嚇慌了，因為這男子穿的是官員的輕便服裝。」

胡老頭兒看見那一挑挑沉重的行李，認為這個夢中警示過的偉男子剛剛做了官。於是高高興興地作着揖：

『恭喜，恭喜！我老頭兒做的夢一點也沒錯，一點也沒錯！』

一個押行李挑子的壯漢，在旁邊暗暗地扯了扯胡老頭兒的破衣角，低聲地說

『老頭兒，別胡亂叫喚，他是這寧國府的知府老爺哪！』

『哎呀，原來是狀元及第的青天大老爺！』胡老頭兒說着連忙跪了下去磕頭，

『我老頭兒早不曉得，請罪了，請罪了！』

這偉男子不是別人，正是狀元及第後當寧國府知府的文天祥。

文天祥連忙走上來，笑迷迷地伸手把胡老頭兒從地上扶了起來。一邊說：

『胡老頭兒，我不會見罪你老人家的，這裏的這些挑行李。隨你選一挑吧。』